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第四十七回 方素芝歸位仙界 陸麗春遁入禪關

話說方素芝叮囑了一番假母，又昏昏睡去。到了黃昏時候，看他更加不像了，口中嚙語不絕，猶以挹香為念。到了二更時候，聽他喉間痰聲幾響，可憐豔魄香魂，霎時離散，陰風四起，慘火頻搖，臨終時猶大呼：「香哥哥，我去了！」可憐似玉如花女，化作清風物外身。

素芝一靈不泯，飄飄蕩蕩向月老祠而來，復列仙班，日後仍可與挹香相見。此是後事，表過不提。

再說鴛母盛殮素芝，不勝悲苦。初二日，挹香有暇了，來看素芝。假母看見挹香，不覺歎道：「金公子，你可是來看女兒麼？」挹香道：「正是。如今可好些？」鴛母大哭道：「女兒想得好苦嚇！如今人亡物在了，還有一首詩，叫我把你，勸你不要傷悲，托你刊的詩稿，不要忘了。」又將素芝臨終記念之言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又把絕命詩呈與挹香。挹香早苦得淚流不住，又把那詩展開一看，見上寫著：

妾命未逢辰，飄零□九春。

今拋知己去，返本好歸真。

挹香看了，大哭道：「素芝妹妹，吾負你了！」便奔赴靈前，撫棺大慟。假母見挹香如此多情，也□分淒切。挹香哭了一回，即命侍兒端整祭菜，又命侍兒去買一副對兒，自己做了一副輓聯，以表其知己。其聯云：

□載園花前，羯鼓風催卿薄命，慘矣旋消新綠鬢；

一朝歸泉壤，鴛幃月冷我癡情，傷哉難覓舊紅顏。

挹香做完，便書了「素芝眉史靈右，辱愛生金企真揮淚拜挽」，便命侍兒掛在靈前，又祭了一回，方才歸去。從此在家，益加不快。

一日，至陸麗春家，甫入門遇著迎春侍兒，便問道：「金公子，你來看那個？」挹香笑說道：「我來看你，你一向可好？」迎春見挹香一副旖旎的情形，便說道：「謝公子，公子你好。」挹香道：「好雖好，不過心中不樂。」迎春道：「為何我們小姐削髮淨修後，你來都不來？」挹香道：「姐姐，你說什麼？」迎春道：「為何我家麗小姐去做了尼姑之後，你來都不來？」挹香大訝道：「你們小姐為什麼事情要做起尼姑來了？我倒沒有曉得。」迎春道：「金公子，你不要假撇清了，你怎麼不曉得？」挹香道：「真個不曉得。究竟真不真？」迎春道：「那有不真，難道你真不曉得麼？我來對你說。你是知道小姐性情的嚇，他是一個固執不化的人，平素間往往恨著淪落之苦。前日因有一個山西的鑣客到我們家裡來，你曉得小姐是清品之人，非有名才子，他也不肯款接。況且上邊的人都是不通文墨的，是以小姐不肯出見。誰知老媽媽瞰其金多，欲令委身以事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你們小姐見他沒有？」迎春道：「若說見了他，倒出罷了。因為小姐足不出房，回絕了那人，之後媽媽就與小姐□分吵鬧，弄得小姐哭了一夜。到了明日，小姐帶了些金珠等物，托言游香，竟到盤門淨修庵中剃去青絲，皈依佛教了。」

挹香聽了道：「有這等事，還了得！」說著便鬧到裡邊來。慌得鴛母一無頭緒，便說：「金公子，為何如此動怒？」挹香見了鴛母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將鴛母兩個巴掌，一交跌倒地上，回身將他室中細軟東西，打得雪片一般。鴛母看此情形，知為麗春之事，便扯挹香道：「你有什麼言語，可以說得，為何將我們打得如此地位？」挹香道：「還有什麼與你說！你將好好一個人逼入庵堂，我不辦你別的，只消辦你賣良為賤就是了。」說著命人去喚地方，交待明日送官，嚇得鴛母叩頭搗蒜一般。挹香便問道：「你為什麼逼你女兒接客？我此時不來與你計較，我去看了你們麗春，回來再與你算帳。」

於是將鴛母交地方看管，大踏步兒向盤門而去。問明淨修庵，至庵即叩門三下，有老佛婆出接，見了挹香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相公可是來燒香的麼？」挹香見是佛婆，便陪著笑臉道：「小生輕造寶庵，並非是燒香的，特來問一個信兒。」佛婆道：「不知相公要問何信？」挹香道：「前月有一位姓陸的小姐，在你們寶庵披剃，可是有的？小生因與他是個親戚，所以特來一望。」佛婆聽了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若說這位小姐，自從到了我們庵裡，終日淚汪汪悲切。吾也勸過他幾次，說你們年紀輕輕，為什麼下此毒念，可知淨修一事，原是年紀大了，無所依靠，然後修修來世的。他倒說為因命運多蹇，所以紅塵看破，情願牟尼百八，枯坐蒲團的了。」挹香聽了，不覺大哭起來。佛婆也□分過意不去，便去告知麗春，麗春回言並無此人，佛婆只得出來回覆挹香。

挹香發急道：「老佛婆，無有不是的，此乃他不肯見我之言，待我自己進去罷。說著竟闖入雲房，恰巧是麗春之室。挹香見麗春，大哭道：「為何姐姐你存此苦志，叫我何以為情！今日你們院子已被我打去了，假母已交付地方，明日送官究治。好姐姐，快些隨我歸去罷。」說罷大哭。麗春倒反了面道：「你是何人？這裡乃是女眾焚修之所，你進來做什麼？快些出去。」挹香聽了發急道：「好姐姐，你不要如此了，我金挹香的心已如刀割去了。」麗春道：「放屁，我們沒有什麼金挹香認得，還不出去！」挹香見麗春執意如此，便雙膝跪在麗春身邊道：「好姐姐，不要如此。我苦煞了！」麗春道：「你不要如此無禮，可知我們清修之所心心無礙，色即是空之地。你不要羅蘇了。」說著將身上長領衣兒一灑，要向外邊去了。急得挹香扯了麗春的衣服道：「好姐姐，你真個決意麼？罷罷罷，我金挹香也是要看破紅塵的人，也不來勸你了，你自己保重，他日再來看你。」說著大哭一場，方才出外。

又叮囑佛婆道：「那位小姐在這裡，你們須要格外伏侍他，不要當他出家的看待。用度一切，可到我家中來取便了。就是你們，我也要重重酬謝。」說著一逕出庵。

回了家中，也不告訴愛卿等，便取了一個名帖，寫了一張狀詞，命家人到地方處，一同送鴛母至縣。恰巧吳邑尊乃是一個姓高的，為官清正，最喜除邪。接了挹香的名帖與著呈詞，看了一回，□分大怒，便立刻升堂，將鴛母帶到，問了口供，打了五百藤條，著差遞解回籍。將院中升物細軟一並取了，替麗春造了一所庵堂。高公自題匾額，名之曰「志修庵」。於是挹香氣也平了些，意謂麗春雖則如此，倒也有人曉得他是一個志修女子了，不過心中有些不忍使他如此之念。

再說陳秀英也於前月訂盟一個開綴莊的何公為室，已定於出月初二日于歸。那日挹香到著他家，秀英告知其事，挹香道：「為什麼你們都要去了？」秀英道：「日月逝矣，不可再待。」挹香道：「是雖是，但我所恨者，昔日繁華，而今盡改，死的死，嫁的嫁，做尼姑的做尼姑。罷罷罷，你們都去罷。」秀英道：「你的言語卻也可憐，但是我們到了此時，你也不好怪怨的了。況且聞得巧雲妹妹也有了人了。」挹香道：「卻是何人，我倒沒有知道。」秀英道：「乃是一個戶部郎中，在京授職的。如今娶巧雲妹妹去為三室，我想倒也罷了。」挹香道：「你們罷了，叫我如何罷得，況且你這個人可曾去探聽探聽明白，不要自誤。」秀英道：「我曾托人細細打聽過了。那人乃是常州人，現開綴莊在於這裡，大都不至無靠。」挹香聽了道：「你們要去，我也不好強留的，只要不至誤訂終身就是了。」說了一回，方才辭出。

要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